

船山遺書

第六
函
第七
冊

四書訓義卷十七

論語十三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請益曰無倦

倦本作勞無
占本作毋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爲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 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訓義聖門諸子之問政也自顏淵仲弓子貢而外其意皆欲求詳於事迹而未
能求之於爲之之本故夫子口責其盡於身心者而政之節目略焉子路問政
夫子曰爲政者我爲之也則亦在乎躬行而已凡民之行所以教之者具有其

訓典而徒教之民不率也孝弟仁讓小人之宜遵尤君子之宜盡身先爲之聞門起化而嫺睦之風可聽其自成也凡民之事所以督之者具有其章程而徒督之民不從也農桑溝洫小人分其任而君子總其成身自勞之勸課必親而勤儉之爲不强而能自勉也不然徒多爲之禮制以責其善博設其科條以課其功無益於民而但見其擾矣乃子路不知其爲無窮之用而疑爲易效之功也乃請益子曰夫何以益此哉先之勞之者躬行也而欲進而期於成焉則存乎心我先之矣民率行焉而見爲易化則倦民未率行而見爲難感則倦刻責於隱微而求盡其德行日益勉焉而何有止乎我勞之矣民趨事焉而聽其自勤則倦民未趨事而徒勞無功則倦鼓勵其精神而必期於有濟日益奮焉而何有已乎夫然後先者果先勞者果勞而不患民之不相勸以成也精不盡於一往志不窮於中衰以此爲政庶勿負於居人上者之職乎故曰心身者出治之本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敎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攷其成功則己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說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爾當作余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不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爲季氏宰況天下乎

訓義爲政莫尚於簡而簡有其道焉處之各得其理不必躬勞苦矜明察而事以成盡其所可盡不勞驚聞見收名譽而人胥效仲弓可與語此者其爲季氏宰總大家之政而任其成尤宜以簡道居之者也子告之曰夫欲功不勞而事自集則先有司而已有司者本其各有所司使自爲焉勿撓之而徐攷其能否

以有司之道治有司吾自有宜持之要在也夫欲法不繁而人自效則赦小過而已小過者本無損於其大置勿問焉勿察之而但修吾大法以小過之情矜小過吾自有不阿之法在也若夫賢不賢之皆求知才不才之欲竝進惟觀其行察其能則舉而進之於上吾但行吾樂善之誠與爲國求人之志則所以移風易俗一舉而收數十年之用者在此也賢才之功皆我之功身不必爲而貽福於社稷生民者大矣此居要以統治簡道也政之綱也爲宰者之以統理於有家者也乃仲弓猶有疑焉曰賢才之舉能以決行而無煩遲滯者知其賢才而舉之不可以約略而得者也將博訪之而懼其干名將靜俟之而有不悉竊憂其知之不易也子曰子何患於不知哉爾則必有所知者矣信其所知而慎用其舉無事延攬汎察以炫爾之能知也爾旣舉矣賢才且樂於自見在位者皆樂於薦賢有爾不知者乎人將舉之而誰其舍之則以一舉開羣官之舉以一賢才致衆賢才之道盡爾所得爲而無侈旁求此亦執簡馭衆之道也爾可用爾敬慎之心率爾不繁之道以此爲政焉足矣此仲弓德之所優而夫子善

成之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爲先謝氏曰正名雖爲衛君而言然爲政之道皆當以此爲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攷實而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胡氏曰衛世子蒯瞶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瞶之子輒以拒蒯瞶夫蒯瞶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爲政而以正名爲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

訓義衛本可爲之國而出公不父其父而禍其祖大亂將作夫子自楚反至於衛出公致公養焉亦思有以救之出公不知乃欲用聖人以定其位而苟安子路知蒯瞶之不孝不宜有國遂陷於一偏之見而惑焉乃告夫子曰衛君蓋待

子而爲政也將以安靖其國家而興治道夫子而欲行吾道焉先公之典時事之宜以開治統而奠民生也將奚先焉夫子曰衛君其能用我乎我之所以安衛而治衛者莫先於正名乎同昏之議論不可徇則衆務之修明不容遽也惟是名者自天定之以實成之因人心之安而命之革其不正而還其本正然後政教之施行可次第舉也夫欲正名則蒯瞶父矣出公子矣拒父之辭窮而稱^善兵之惡著矣故子路怫然曰時之所不可爲義之所不必徇而以妨吾行道之實者迂也而有是哉子之必以此爲先也夫名之可以有詞而正者未嘗不正也若其疑於不正者不自今日始也以國人如此以新君如此已成乎一定之規矣而子以始進之臣欲取而更張之不知何所施其迂計也奚其正夫子乃直斥之曰徇一時倚託之名從苟且幸成之計此野人之以計功利而怙天性者由果野哉意者其蔽於一曲之見而不能知大本之不可昧者乎夫君子於人家國之故爲善爲惡爲成爲敗之數有所不知焉則置身於事外而不言闕如也猶不失爲慎也而柰之何其逞臆以亂是非乎今由以名之不可正而弗

正焉因而仍之而名終於不正矣由且曰有政之可圖也有教之可敷也有刑之可明而有民之可使安也乃名不正而其害奚若哉以不正之名而爲言則天理所著人心所安皆因名而顛倒言不順矣不正不順而所爲者皆非則天而託於天理非民彝而託於民彝百官以典章爲虛迹百姓以綱紀爲玩弄事其成乎夫然政非其政而文教何可以度數爲也無序之禮不和之情禮樂其能興乎無禮樂以導之於先而正刑罰以成之於後舉國皆無序不和之民而徒以意爲法令刑罰未有中者也至於刑罰不中則惡不可爲善不可爲而民無所措手足矣且使我先事乎先禮樂先刑罰乎將飾玉帛鐘鼓以媚神人誅不附己獎邪說以立威權乎甚哉由之野也夫名之所繫如是其重也故君子因天性之自然遵百王之定憲立一名焉必其播告之國人馳詞於鄰國敬稱之宗廟者皆可以言而言之無慙者也其爲言也必其以治事而事敘行禮奏樂而禮樂宜明刑愼罰而刑罰當無不可行而行之皆得者也若謂名自我置言自我出率然而言之遂據以爲名苟有名焉何憚於言則正不正聽之可矣

君子於其言而若是乎明明天地鬼神之所不可罔明明羣臣百姓之所不可誣明明此心之不容昧而但聽出諸口者之有詞遂可以儉安而別議他務乎言之濫也成於名而名之亂也始於言言不可追而名猶可革舍是吾何以爲政於衛哉以夫子之言思之其所以爲輒而處蒯瞶者不知聖人之大用何如而正名之後則必有父子各得之道故不急於去衛而就其公養微獨出公之不能用而子路亦終於惑以身殉不道之子不亦惜乎 夫子只說正名正名後便可成事興禮樂正刑罰安百姓聖人大用千載後想不出舊說立公子郢逐出公輒是妄談不可從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

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好當作致夫音扶襁居兩切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 楊氏曰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訓義 道術之大小因乎所學學之已熟而遂成乎好至於好而智之所知力之所任無不局促於其中雖有廣大高明之道莫能易也故君子志其大則必舍其小雖小道亦有可觀而深以爲戒不知者乃謂其忘本計而規遠略則小入之道成而天下無君子矣今夫農圃者生人之急務豈猶夫異端曲學之無實者樊遲以爲窮而在下可以安身而利用達而在上可以足國而裕民乃請學稼子曰欲學稼則有老農在吾不如也請學爲圃子曰欲學圃則有老圃在吾

不如也奚爲於丘之門哉甚絕之遲乃自知其失問而退夫子遂斥其非而明其理曰事小人之事學小人之學則身且爲小人之身而心亦小人之心矣小人哉樊須也須偶好之因欲學之如其學之亦將好之謂是民之天也可以聚民而得民心者也然則使須得臣而爲人上亦惟以此爲懷柔天下之至計哉夫業置身於君子之列則學爲人上之事而人心風俗之責在己矣以此爲學則深喻其善而好之也篤習於禮則好禮聲律身度一踰越而情不適所以示民之矩範而使民之莫敢不敬也執乎義則好義勝欲去利一縱侈而心不安所以納民於正直而使民之莫敢不服也敦乎信則好信推誠布公一虛僞而意不慊所以孚民於純厚而使民之莫敢不用情也是故其爲學也惟恐禮之不明義之不精信之不篤也如是以學之卽如是而好焉使得志而居於民上敬之服之用情以親之俗美於下化行於遠天下之民皆襁負其子而至矣此君子所爲終身服習而恐其不逮而何暇計及於匹夫匹婦一朝一夕之計哉若夫稼則彼襁負之小人自好之自學之爲人上者代之謀而反不如又焉用

學爲吾不知須之請學者將以自爲計乎將以爲民計乎小人之學奚爲於吾之門也嗚呼夫子之言若大而無實乃後世有農家之學流爲許行之說而篤商耕戰皆迹此而爲之其禍酷於楊墨聖人之旨嚴矣若夫讀聖賢書而勞身心以營鷄豚蔬果之務以爲利則尤不足列於人類者可弗戒哉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 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

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大子曰夫人之誦習藝文將欲何爲者也豈徒侈博記之功而遂自命爲

學也哉以詩言之欲詠歎之由繹之誠不容已於誦也欲廣其義類通其正變

誠不容已於誦之三百也乃既誦之誦之三百而詩學成矣則三百之中於風

而得十五國治亂之

言

原於雅而得朝廷治教得失之故於頌而得先王先公功

德之實且

其爲言也博依而善譬和至而能感則以之從政而政在此以之奉

使而對主君者在此乃授之以政則上不達於國體下不達於民情使於四方君命所未授不能以理而折彊大之爭以情而通兩君之好則與未誦者同雖其誦之多也而奚以爲乎豈徒習其文辨其聲而以畢所學之能事哉此其敝不在授政奉使之日而卽在誦之之時不以我求古人之心不設身於古人之所處不求其所以然之故不體其何以能然之實則臨事而忘之所必然矣學者其勿輕言誦習也哉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訓義 夫子示君道之本曰爲君者必欲道之行於天下也則有教令而教令末也君身本也其身正矣言必正言行必正行利欲不能干邪說不敢惑則不待施教於下而臣盡其官常民守其恆法自然化行而俗美矣如其身之不正也雖秉正以施令而習尙且成法徒勞而刑亦不畏其孰從之故爲政不在多言惟力行而已 此章言君道苟正其身矣言臣道以從政大夫之事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

訓義夫子嘗有舍魯何適之歎而於衛則以靈公之無道出公之不孝而就其交際則於二國深有望焉而俱不能用聖人以安於衰亂故論之曰欲出而謀人之國則必觀其政之何如而後可用其因革今天下王統裂而國異政有莫可致詰焉者惟魯與衛則猶可相衡而論焉其不自彊而役於大國勢之相若也其或亂生於君臣或難發於父子無道之情事亦相若也乃自其政言之則先王先公之典皆出於文武成康之制而姦邪雖執國柄猶多君子以存其典禮而不敢過爲變法亂紀之事誠得而爲之以變魯者變衛可也而惜乎其不知救將絕之治統於十一也

予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 楊氏曰務爲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爲心其欲易足故也

訓義夫子以人臣欲靖於而國必先靖於而家蓋於家有無己之求則上侵君而下奪民皆勢之所不容已而情之所必出故於衛公子荆而稱其善居室焉室之有無本不可以多寡限也無而思有有而思愈有在有家者一動其心而形於言語容色之間則家之子弟臣僕皆相競以缺望而迫我以越分而求得善居室者一人之心安而一家之情皆定也公子荆之始有則自言曰苟合矣不言其不備而言其可聚而成用也少焉漸有則自言曰苟完矣不言其不飾而言其無缺於所用也逮其祿厚而富有則自言曰苟美矣不言其更可美於此而但言其已足於觀也必曰苟者有僅可如是遂已而不必更求之意焉有姑爲我有而不可據以爲恆有之意焉夫然故家之人大白其無求自得之心而不生歆羨無己之念身安之而家安之家安之而身愈安之此其所以不侵下不奪而不失乎君子之素也不然一人之欲不可滿一家之欲愈不可遂以一國殉一家以一人殉一家而敝敝以終身難矣哉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 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傳臨靡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訓義聖賢之言治皆易知而易行然知之而不盡其理行之而不底於成則好異者詭於權謀而苟安者且有可爲之資而坐廢之故聖人亦但持大綱以立